

山西文史资料



作家创作之路

3.4/98

山西文史资料

1998 年第 3、4 合辑

(总第 117、118 辑)

山西作家的创作之路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周志清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17、118

主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电话:3045471 3115、3118

邮编:030074

刊号:CN14-1023/K

定价:2.00 元

2A56/10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姚莫中	李葵源			
主任	赵政民				
专职副主任	解宪卿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丹保安	任国维	乔志强	赵望进	贾鸿鸣
	聂嘉恩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马山明	尹世明	王艾权	王书福
	田树茂	田斌文	卢润生	兰安乐	孙丽萍
	戎晓峰	刘胜章	刘大寿	刘忠伟	刘存善
	任铎夫	朱 珠	谷淑梅	沙万里	李桂琴
	李可风	李夏林	李 泰	李小强	李茂盛
	杨小池	杨玉印	宋富盛	宋发科	吴休刚
	张 平	张 苏	张国荣	张安塞	张志安
	张凤山	张爱国	张全盛	陈正金	孟昭民
	周 典	周志清	武胜利	郑 智	祝大同
	贺德宏	郭行杰	高 可	高凤鸣	高春平
	耿析儒	贾 真	陶正刚	阎全鲁	徐亚东
	崔俊恒	谢 泳	谢克昌	董耀章	董维民

主 编	赵政民	
副 主 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 委	周志清	

本辑责任编辑 周志清

目 录

高 耸 的 人 格

- 也算经验 赵树理 (1)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 西 戎 (3)
相交贵相知 华 青 (22)
-

于 烽 火 中 崛 起

- 忆童年 马 烽 (31)
茅盾与马烽 欧家斤 (56)
我是山里娃 西 戎 (63)
我的创作经历 西 戎 (111)
西戎老汉 韩石山 (130)
孙谦同志生平 省作协 (131)
远远的南山 亮亮的灯 韩石山 (137)
胡正论 王 君 杨 品 (141)
五老松下 杨茂林 (156)
观我生赋 姚青苗 (165)
战斗在敌人后方 贾 克 (183)
-

时 代 的 歌 手

王玉堂（冈夫）同志生平	省作协（199）
《冈夫创作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编辑手记	杨 品（201）
岁月苍茫	马作楫（205）
文艺旅踪	董耀章（217）

在 共 和 国 旗 帜 下

文艺批评四十年	董大中（231）
我的简况	艾 斐（249）
我的文学生涯	焦祖尧（251）
我这样从事创作	韩文洲（268）
我与文学	李逸民（282）
文学的追求	征 敏（299）
质疑·订正·补充	李慕源（21）

然谈不到什么搜集的经验，要说也算经验的话，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

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导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这些就是我在运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所抱的态度，也可以算做经验。

1949年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

——非常生活回忆录

西戎

赵树理是一位生活淡泊，思想深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一生倡导文艺大众化，并身体力行，为农民辛勤笔耕，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优秀作品。今年是赵树理 80 周岁诞辰，缅怀往事，留在我的记忆中最强烈的，莫过于动乱年月我们一起住“牛棚”时渡过的日日夜夜。记忆的每一页里，都留着他的许多令人笑中含泪的故事。

喊不喊都有错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紧锣密鼓声中，赵树理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祖师爷”而被揪了出来。

我不愿再去重复现在看来既野蛮又荒唐的批斗会，因为每个揪斗对象所经受的苦况，几乎是千篇一律：挂牌、游街、戴纸帽、低头、弯腰、罚跪、罚站、辱骂、狂叫……然而在这些失去人的理智的批斗会上，赵树理却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冷静。

红卫兵厉声质问：“赵树理，你写的《锻炼锻炼》是不是诬蔑贫下中农？”

赵树理答：“我没有诬蔑，我写的都是农村生活的真实！”

红卫兵又质问：“难道我们的农村有‘吃不饱’、‘小腿疼’这

样的人物吗？”

赵树理淡然反问：“难道你不认为生活是这样的吗？”

红卫兵激怒了，狂叫：“你胡说！你造谣！你放毒！”

赵树理平静地说：“大家别急，如果有人不信，我还可以领你们去农村看看，队长的老婆就是‘小腿疼’！”

“不准赵树理继续放毒！”

“赵树理罪该万死！”

口号声大作。在这具有威慑声势的斗争会上，赵树理非但面无惧色，反而出声地笑了。

“赵树理，你笑什么？”红卫兵愤怒逼问。

赵树理看看质问者的脸色，依然笑着说：“大家刚才喊口号，说我罪该万死，其实，人只有一死，也用不着万死！”

他不慌不忙，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说出这几句辩白，把坐在会场里的红卫兵也给逗乐了。场上出现了笑声。

会议主持人有些紧张，横眉怒目，猛力拍着桌子：“把这个顽面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拉下去！”

在一片狂怒的口号声中，赵树理和我们几个陪斗的人，被推搡着从会场往外走。刚走到门口，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赵树理也振臂高呼。刚刚喊出了“毛主席”三个字，便听见主持人高声怒斥：“赵树理，你喊什么？”

赵树理答：“喊口号！”

“你是反革命，不准你喊！”

赵树理感到迷惘，笑着解释：“我在晋城参加批斗会时，革命群众喊口号，我未跟着喊，主持人质问我，‘为什么不喊？’我无法回答，现在我紧跟着喊，你们又不准我喊，究竟是喊好，还是不喊对，原来一个地方一个做法吧！”

平平常常一席话，又把会场里的人逗笑了。连我这陪斗对象，也有点憋不住地想笑。心里直埋怨老赵，在这“造反有理”的年

月，还讲的什么理啊！

“拉下去！快快拉下去！”

在一片斥责、哄笑、议论声中，一场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的“庄严而肃穆”的斗争会，闹得与会者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好似刚刚看完一场精彩的相声表演，有说有笑，议论纷纷地从会场里拥了出来。

背“老三篇”的故事

7月的夜晚，无风闷热。造反派决定用轮番批斗的办法，来对付赵树理的“冥顽不化”。

院子里的墙上，贴出了勒令告示，上面赫然写着“拼刺刀”三个大字，而且还用朱笔在字上加了三个红圈，以示威严。

赵树理戴着用细铁丝拴的大木牌。因为很重，两手端扶，步履艰难地被押进一间比较宽敞的大房间里。这里原是办公室，早已无公可办了，如今成了批斗会场。

会场里，人虽不多，但是个个神色冷漠，气度庄严。把赵树理押进来以后，被勒令低头弯腰，站在人圈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

主持人宣布开会，照例全体起立，手捧红宝书，极度虔诚地齐声念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念毕，全体落座。

主持人厉声厉色地问：

“赵树理，你会不会背‘老三篇’？”

赵树理低着头，答：“会背《愚公移山》！”

“给革命群众背一遍！”

赵树理应命背了起来。声音虽然低沉，但是一句紧接一句，确实熟背如流。

主持人突然把桌子一拍：“赵树理，声音大些，背慢一点！”

赵树理怔了一刻，似乎明白了主持人的要求，便放慢背诵节

奏。提高嗓音，一字一句地背了起来。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

坐在四周的人，露出奇异的神色，瞠目相视。

主持人问：“赵树理，你背的是什么？”

赵树理从容作答：“《愚公移山》！”

“是不是‘老三篇’？”

“是。”

“你胡说！”

“不胡说，这是比‘老三篇’还老的《愚公移山》！”

主持人狂怒，用手指住赵树理低着的脑门：“你简直反动透顶！”说时迟，那时快，倏忽从人群中跳出来两个年轻人，其中之一是一位戴一顶黄军帽、露着两根锅刷小辫的女青年，对准赵树理的胸口，猛击一拳。

赵树理毫无防备，身子倾斜，两腿失重，应声翻倒在地。

这一跤，跌得不轻，赵树理翻身坐了起来，诧异地望着四周的人。此刻，他确实摸不清是出了什么差错而挨打。

“你要什么死狗，站起来！”打入的女青年对着赵树理咆哮。

赵树理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心中气恼，面色苍白，对那位站在面前的女青年说：“刚才你偷打，我没有准备，理在你再打，肯定你打不倒了！”

在这种被视为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氛围中，赵树理居然感受不到气氛的庄严，敢于说出这种带有衰颓意味的话来，不能不令参加会议的革命群众啼笑皆非。

火力来势更猛。连珠炮似的批判发言，向着赵树理劈头盖脑地打过来。

天气着实闷热，房间里的烟味，汗味，简直让人憋闷得喘不

过气。赵树理脸上淌下来的汗珠，滴在胸前沉重的木牌上，渍湿了上面糊着的纸，又慢慢流着跌落在眼前的水泥地上。空气是多么令人窒息啊，听着那虚张声势聒噪刺耳而又荒诞可笑的发言，他忍无可忍了，把低得发酸的脖颈，突然直了起来。还是那位戴黄军帽的女青年，猛扑上前，用力把他的头压下去。赵树理没等她松开手，又把头抬了起来，那女青年无力制服了，又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扑过来，狠命压住赵树理的头。

赵树理把头用力一摔，挣脱压在手上的手，生气地说：

“你们要不要我交代问题？”

主持人做个手势，两位“小将”方才坐回原来的位置。

赵树理把又酸又困的腰伸直，质问道：“我看见墙上贴的勒令，今晚是和我开拼刺刀会。既然是拼刺刀，就该双方都有武器。今晚光是你们发言，不让我说话反驳，我看这不能叫拼刺刀，应当改成捅刺刀！”

会场里，所有脸孔，都露出了震惊和愤怒。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竟然敢如此嚣张，攻击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会场骚乱了，人们离开座位围了上来。叫骂声，推搡声，椅凳倒地的咚卡声响成一片。

所谓的“拼刺刀”会，在大打出手歇斯底里的喧闹声中终于收场了。

赵树理被押送回牛棚。有人关心地问：“受不了吧！”他淡然一笑：“出了几身臭汗，也没有什么，锻炼小将嘛！”

他坐在床上，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心中有气时，烟瘾也就更大了。

未能完成的腹稿

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把关在“牛棚”里的人，关得都有些头脑麻木了。对人生，对理想，简直不存一丝幻想，只求还能活

下去。为什么要如此痛苦地活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着什么。

社会上两派武斗升级了。进驻机关的革命组织，把精力转向了两派斗争，对我们这些关押在“牛棚”里的“批斗对象”，管制明显放松了，但仍然没有自由——不准回家，不准通讯，不准和外界联系，不准家属探望，不准……只是在每天完成劳动项目，利用“天天读”的时间里，开始彼此说几句笑话，使窒息的心灵，麻木的头脑，稍稍得到一丝轻松。

赵树理善讲故事，语言幽默，听来令人捧腹。他白天一句不讲，只有在夜晚躺在床上，还必须是房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才肯讲。他似乎也悟出个道理，在这人整人的年月，三人一块讲话是会带来可怕灾祸的。

赵树理爱戏若命，他自己不但会唱，而且还能熟练地操持几种乐器。现在没有了用武之地，每天也还要独坐床沿，用手拍着膝面，闭目摇头，自我陶醉一番。

有天晚上停电，不能开会，材料也写不成，只好早早上床睡觉。但是时间早，又都睡不着，两人便小声地说起了戏。从板眼、调式说到台步表演，他说上党梆子好，我说蒲州梆子好，我们之间有了小小的争论，赵树理似乎忘记他身在牛棚，边说边披了衣裳从床上起来，赤脚站在地上，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边表演边提醒着我：“你看，大花脸的台步是这样，二花脸的台步是这样，各有程式，根本不同……”

房里没有灯光，一片漆黑，我听见“卡通”一声，像是凳子倒地的声响，忙说：“老赵，快别表演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小心把你碰坏！”

他嗤的一声笑了，似乎这才想到房里无灯，才又脱衣上床。

许是因为说戏，又点燃了他对生活的希望。他躺下以后，便说起了他今后的创作计划。他准备再写一部反映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的长篇小说《户》，已经有了腹稿。他在晋城县兼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就是为了继续积累生活，研究、思考农村经济体制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弊端和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有自己的特点，要根本解决农民致富，必须以户为劳动生产个体。如果农村的经济体制不进行调整变革，是解决不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的。他把发现的这些问题，早在1959年写过一份报告，向上级领导陈述一个党员作家对农村问题的真情实感。然而报告送出去以后，非但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反而招来了一顶思想右倾的帽子。让他做检查，端正认识。而他呢，开了几个月的会也没有能想通，仍坚持他对农村问题的观点，并幻想能划出几个生产队，让他搞搞试验。结果他的“试验田”不但没有人敢来支持，“文革”运动开始以后，连他写的那份万言书，也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为此他受到了比别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夜已很深了。我们两人辗转反侧，谁也没有了睡意。我问他：“你现在对这问题有无新的看法？”

赵树理说：“观点不变。只要认真到农村做调查研究的领导，都会承认我的观点是对的！”

是对的，我也承认。但是斯时斯地坚持真理，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啊！

“三类半”提恳求

由于赵树理的“冥顽不化”，“拼刺刀”会真正进入了短兵相交。

勒令又贴在院墙上，赵树理又被押进会场，不同的是会场里只留下十几名积极分子。气氛也与往日不大一样，简化了一切繁文缛节，主持人开宗明义，要赵树理交代写“万言书”的反党动机，声色语调，火药味极浓：

“赵树理，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要老实交代罪行，

不要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听见了吗？”

赵树理听见了，也听清楚了。他摇着头，表示不能接受。欲申述理由，主持人厉声制止：“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主持人开始朗读文件“二十三条”，然后质问道：“根据中央文件中干部队伍的分类，赵树理，你应该划归哪一类？”

赵树理不语，低着头在思索……

“快说！你属于哪一类？”其他人也开始助威呐喊。

赵树理抬起头，不慌不忙地回道：“根据文件规定，一类是好干部，二类是比较好的干部，你们不把我往那里头划，我也不想往那里头钻。实事求是说，我认为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好干部，划归三类合适，可是你们不同意，硬要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你们这划法，我也不能同意！”

“那你算哪一类？”

“这样吧，咱们现在折中解决，我就属于三类半吧！”

赵树理的这一席慢条斯理、有理有据的发言，把坐在周围的十几个积极分子都逗乐了。会场里，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缓和。积极分子们以为赵树理是在玩弄幽默，其实他把自己划归“三类半”并不是任意胡说，是经过认真思索以后所能作出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

主持人气极败坏地嘶喊：“赵树理，今天是让你来编小说的吗？不准你胡编什么‘三类半’，你是地地道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赵树理不接受，摇头说：“你们非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可是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

“那你是什么？”

“我是犯了错误的好干部！”

“你是反革命！”

“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可要称你们为同志，不然，我岂不真的成了反革命分子了？”

会场里，有人冷笑，有人谩骂。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一种受到屈辱被人误解的悲凉感，涌上赵树理心头。他长长叹息一声，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多么可怕的“逼供信”，多么可哀的人云亦云啊！他绝望地望着坐在周围的积极分子，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有头脑、有胆识的角色，站起来说几句使他感到宽慰的公正话？他宽谅了他们，因为遇事要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啊！眼下，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人！

赵树理失望了。他流着眼泪恳求说：“你们一定要打倒我，反正我也老了，把西戎、马烽他们留下，他们还年轻，能为革命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他的要求虽然没有被造反派接受，但是逼过这件事，却使我们感受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同志善良无私的爱。这就是共产党员赵树理，在强大的批斗面前，低头弯腰几个晚上，汗水流下许多，所提出的竟是一个和个人命运安危毫不相干的恳求！

肋骨折断以后

“牛棚”生活纪律虽严，但关在这里的人都还知趣，无人去节外生枝自讨苦吃。开会自我批判，空话连篇，写材料交代罪行，套话语录抄引大半。牛棚生活里要的就这一套，住在“牛棚”里的人，日久天长，也学会了应付这一套的一套。从早晨起床，熬到晚上睡觉。我们所求甚微，能够平安无事也就万幸了。

有一天下午，院子里交然站满了人，进进出出，行色匆忙。而且有许多面孔是生疏的，我预感到有什么严重情况要发生了。

我穿好衣服，做好一切要被揪斗的准备，等在房里。

突然，门被推开了，闯进来几个面孔陌生的人，手里都提着牌子。当我自报姓名，戴上要我戴的一块牌子，心想：“坏了，又要开大会批斗了！”

“牛棚”里的人，都被戴上了牌子，押出了大门。门口，停着